

看看这些拿到鲁迅文学奖的中南好作品

湖南出版·中南传媒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5项大奖,创历史最好成绩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湖南出版集团旗下中南传媒共有5篇(部)作品获奖:《屋檐》《穿越人间的象群》《我愿埋首人间》《人间珍贵》《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分别获得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和文学理论评论奖。此次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

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每四年评选一次。本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年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设置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7个类别,每个类别获奖作品不超过五篇(部)。本届共有35篇(部)作品获奖。



中篇小说奖《屋檐》

作者:罗伟章

作品以一位老教师对年轻租客的细碎讲述,通过对话连接两个时代,在共同的“屋檐”下,展现作者对代际传承与疏离、教育理想与现实困境、城乡流动与社会变革、个人命运与现代焦虑等问题的思考。不同时代的人们或守望相助,或彼此隔膜;相似的困境与焦虑不断重演,又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新面貌新希望。罗伟章通过两代人的生活现场与居住记忆,以空间写时间,以日常写变迁,在文字的炼金术中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应,更辐射出“屋檐”作为物理庇护所和精神栖息地的双重象征,体现了一个作家对时代复杂变化的深刻关注与人文关怀。



报告文学奖《穿越人间的象群》

作者:陈启文

长篇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本质上是一次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文明与自然的对话。作品以2020至2021年云南亚洲象群“北移南归”的真实事件为叙事核心。象群从西双版纳野象谷北上,历时17个月、迂回行进1300余公里。作品全程追踪野象迁徙轨迹,细腻刻画野象的社会结构与生存状态,深度解读人象共处、物种保护的时代课题。作品将象群迁徙置于全球生态治理背景下,以还原事实真相矫正了对象群迁徙的浪漫化想象,双重视角既呈现亚洲象保护的中国实践、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也叩问了人类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终极命题。

散文杂文奖《人间珍贵》

作者:傅菲

《人间珍贵》写的是扎根泥土的一群人,他们是茶人,是扎灯笼的人,是离乡的挖基井的人,是种花人,是患有恶疾的人,是有所念所盼的理发师。作者写下他们的苦痛与欢愉、茫然与坚定、挣扎与依从、栗烈与温暖、刻薄与仁厚,并从枯乏生活留下的草蛇灰线中,在大时代缝隙之下,找出他们的动人光影,谱写他们的生命历程,挖掘出不屈的生命力,塑造出他们的时代精神。在傅菲的笔下,景物情致与平淡日常交织,个体生命与地方历史徐徐展开,呈现了这片古老之地绵延至今的血脉,以及这片土地上人们不屈的生命力。傅菲塑造的人物群像,他们与土地环环相扣的生命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当代地方史。

诗歌奖《我愿埋首人间》

作者:张二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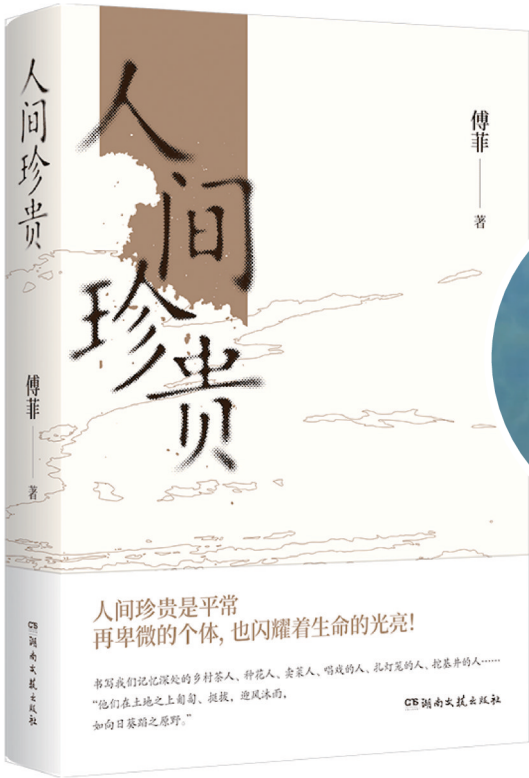
“地质钻探诗人”张二棍亲选诗作,共收录160余首诗作。他用诗歌一字一句把基层人民的苦难、困顿、绝望,凿入更质朴、更深远的人世,给像你、像我一样的普通人窥见自己的机会。他的笔触游走于旷野与城镇、记忆与现实之间,既为蚂蚁命名,也为弃婴驻足,在孤独的漫游与深沉的悲悯中,叩问个体与世界。这不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时代的荒诞与疼痛,也映照出普通生活中的温暖与希望。它告诉我们,诗意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在我们身边的人间烟火中。



文学理论评论奖《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

作者:卓今

本书是首部新大众文艺批评专著。以新大众文艺为核心,探讨数字时代文学创作主体的历史性转移及其对文学精神的重构意义。第一部分从历史脉络出发,追溯2014年以来的发端与1942年延安文艺精神的内在关联,辨析“素人写作”如何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看见,进而重塑群体意识与话语权力。第二部分转向方法论与伦理审视,分析感知经验的量化、“认知外包”及算法控制下的叙事扩张,讨论数字信任、情感计算的局限,提出宽容的批评实践与“大文学观”,审视赛博空间中的文学新现实。第三部分以典型案例展开实证:李娟的阿勒泰IP化、王计兵与陈年喜的劳动者诗歌、东莞与皮村的打工文学、范雨素的“分不清”哲学、清溪村农民作家群及西海固劳动者的文化自觉。 (中南传媒出版部)



作家傅菲。
图/受访者提供

何谓人间珍贵

专访鲁迅文学奖得主傅菲:我只想讴歌凡人,他们是时代的底色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黄上润 报道

“获奖?可以算是意外之喜啊!”电话那头,作家傅菲的声音带着爽朗,仿佛刚得知喜讯一般——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傅菲凭借散文集《人间珍贵》上榜。但谈及这份荣誉时,他语气里竟透出几分腼腆——“我就是搞田野调查的、写散文的……”

聊到奖项,他没有过多停留,话锋一转便回到了那些他反复行走的乡野,以及乡野上的人们——乡村手艺人、留守老人、底层劳动者,他们在傅菲笔下,成了时代最真实的底色。

生命没法回程,这是它最大的魅力

从2013年开始,傅菲专注田野调查与写作,他的足迹从家乡江西上饶市、德兴市一直延伸到武夷山北部的原始大山区,以及福建浦城县等地。他行遍这些地方的每一个乡村、每一条河流,看山民种菜养鱼,与农民交谈聊天……

这种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式的方法,成为傅菲创作最鲜明的特色。如评论家所言,他的写作“摒弃了书斋式想象,确立了一种必须抵达生活现场的创作铁律”“如同一场耐心的地理勘测和慈悲的人心勘探”。

此次获奖的《人间珍贵》,正是傅菲深耕乡土散文创作的心血之作。傅菲走访偏远村落,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考察当地人的生活样态、风俗习惯、收入结构、人口迁徙。

“这些普通人,就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可能在生活上会非常努力,也会遭遇很多的挫折。”傅菲说,“但我在写作过程当中,会要把握一个尺度。人生不是全部都是充满苦难的,没有永远的幸运者,也没有永远的苦难者,它只是在某一个阶段。”

傅菲坦言,他并不会刻意去呈现底

层生活的苦难与辛劳,相反更在意的是人在困境中迸发的精神光辉:“他们对生活的抗争的精神,以及他们生命光辉的那种质感,是很感动我的。生活总是在继续,它给凡人的意志和精神,才是最值得我们去讴歌的。”

这个贯穿始终的信念,也被他凝练进了书名里——何为“人间珍贵”?傅菲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因为生命最宝贵!生命是单一的旅程,没办法回程。列车一直往前面开,每个人都有终点站,我们不知道列车在哪里停,这是生命最大的魅力。”

坐着写不出来,必须到田野中去

傅菲对乡土的执着,并非一时兴起。他形容自己是“典型的扎根生活、深入底层生活去获取素材”的作家。在“书斋写作”流行的时代里,之所以选择这条更“笨拙”更辛苦的路,原因也很简单——“有很多写作者依赖于生活经验,依赖于他的知识,依赖于他广阔的视野,他可以去写。但是我没办法啊,我更多只能是依赖于田野调查。”电话里,他的语气很笃定:“我觉得深入到生活的第一线去获取素材,它是最新鲜的、最动人的,也是最具有时代底色的。”

他从不坐在书桌前虚构乡村,他说:“我想去认识我所生活的地域的普通人,山川走势,山中的一草一木,我都想去认识。我想去知道河流的走向,我想去知道树怎么生长的,人是怎么去经历痛苦和幸福的,我都想去了解。那我就必须到田野中去。”在他看来,每一个普通人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值得被记录的世界:“普通生活的后面,隐藏着很多人生故事。这种人生故事,有温暖,有爱,有甜美的一面。”

谈及未来的写作计划,傅菲的选择依旧简单:“我肯定还是要去继续深入我们最基层的生活当中,这个是不会改变的。”